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女仙外史

(清)吕 熊 著

下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六十六回

谭都督夹睢水立重营 铁元帅焚浮桥破勍敌

前回铁鼎任作元帅，钱芹任作军师，进取开封府，而今吕军师潜行，又袭取何处？虽经屡次说明，料看书者不能记忆，试听次叙演来。

且说开封府，是中原第一有名的大郡，燕王添设三万雄兵，命新宁伯谭忠为都督，徐安为都阍，刘保为副将，华聚为参将，游击、守备、千总共三十余员。谭忠又有家将二名，一阎细狼，一张黑胖驴，是招附的盐徒。其文官布政司姓蹇，名谔，乃吏部尚书蹇义之子。守道吴涉，是学士吴溥之弟。按察司郭资，原系北平参议，降燕。巡道胡俨，原系桐城县令，建文行取至京迎附燕王者。总是贪残害民的叛党。闻得济南起兵，来取中州，羽报日以警亟，文武会齐商议。那蹇谔浑名蹇疯子，动不动严刑酷罚，把人性命当作儿戏，士民畏之如虎，当下先开口道：“朝廷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，今就在出力的时候，也分不得什么文武，就是我也上阵杀他一两场。如有畏刀避箭的，拿他来下入囚牢，请旨发



落。”众官明知蹇濞酒色之徒，故意妆幌子说着大话，谁敢去挺撞半句。谭都督道：“若得文官都肯齐心协力，何愁敌寇。目下自然是我们武将来冲锋，不消说的。但敌人素有诡计，各处攻城略地，总是先藏着内应，以致败坏。而今守城也是难事，不知谁可保得？”蹇风子忙应道：“都在我。不拘文武，有不遵令者，即以军法从事。”谭忠道：“方伯表率百官，孰敢不遵。倘或自己差误，却怎处？”要知道蹇风子都是一派奸诈之语，料道没人与他抗衡，有功归之于己，有罪卸之于人。不期谭忠这句话，竟如劈心一拳，打了个挣，紫着脸皮支吾道：“你属下武弁，真若听我指麾，焉得有误？”谭忠道：“这容易。”便回顾徐安道：“汝督率游守千把十员，人马六千，紧守城池。凡有举动，皆须禀命方伯而行。”遂点起二万四千雄兵，令华聚为先锋，刘保为次队，自与家将押后，分作三队而进。各官皆钱别于夷门之外。但见：

旗影分行，鼓声按点。未遇敌，威风赳赳；将临阵，魂胆摇摇。刀叉剑戟，争夸日月齐辉，旖旎旌旄，漫逞风云失色。彼举一觞，则赞大都督，当日元勋成百战；此进一爵，则期诸将士，今朝伟伐树千秋。

谭忠等下马饮了三杯，取道陈留而进。行次睢水，早有探马飞报，敌兵旦晚便至。先锋华聚不敢擅渡，禀请进止。谭忠看了地势，谓诸将道：“兵法：立寨须左山陵而右原泽。今处平衍之地，而水亘于前，则宜距水结营，俟敌人半渡以击之。但此水湍溜，既无舟楫，彼若欲渡，必走上流。然又



恐我返渡河，掩击其后，彼决不敢远涉。今若距水而阵，固是坚守之道，岂不示之以怯？若渡河结营，则强敌在前，横流在后，又进退无据。莫若搭起五座浮桥，各分一半人马，夹河创立营寨，既可以战，又可以守，我先据险以待，不必迎向前去。”部下齐称都督胜算。于是令华聚、刘保渡水安营，自与家将距水结寨，隔岸峙立，一呼而应。浮桥处所，仍着将员把守。

安置甫毕，济南王师前锋郭开山、俞如海兵马早到，见燕师立阵严整，俞如海道：“彼众我寡，且俟元帅到来，商议进敌之策。”郭开山呵呵大笑道：“君何怯也！”元帅以我二人勇敢，故令先行交战，若畏首畏尾，岂不貽笑于同列？汝看我先斩他一将，折其锐气。”即纵坐下铁骊马，轮动手中金蘸斧，出阵搦战。时谭忠已经渡河在前营，见敌兵不过二千，遂下令大开营门，问左右谁能先擒此贼，华聚应声出马，战有二十回合，刘保出阵助战。俞如海令军士射住阵脚，挺手中枪来取刘保。两对儿如走马灯一般，往往来来，在征尘影里，互逞武艺。斗有多时，谭忠道：“如此斯文战法，何能取胜。”鞭梢一指，左右各将弁，就掩杀过去，自己援桴而鼓，大张威势。郭、俞二将纵有三头六臂，如何能敌，只得败下阵去。谭忠在将台擂鼓愈亟，燕军如旋风般卷将过来，都是久在戎行的，饶有锐气，而又多却数倍，势若山岳震压。王师站立不定，且战且走，退有二十里。幸左营孙翦先来接应，燕师方敛兵而去。

谭忠胜了一阵，意气扬扬，笑谓诸将道：“敌人今已丧胆，我乘夜去劫他一寨，杀个尽绝，也显得我累世元勋。”二更以后，马摘铃，人衔枚，直到王师寨前。听鼓声时已交



四更，燕兵呐喊一声，拨开鹿角，黑影里杀将入去。真个郭开山等不曾提备，幸得军士多已睡醒，一轂铲爬起来，只办着逃命，奔走不及，被杀伤者差不多三停之一。

又退走二十余里，铁元帅大军已到，郭开山等背剪绑缚，向辕门请罪。铁元帅问了致败情由，顾谓诸将道：“军法应斩。但彼先人皆没于王事，我则奚忍？”钱芹以目示意，故作怒容道：“王法无私，岂可曲徇！”喝令斩讫报来。诸将误认作真，皆为请求。令再进战，将功折罪。”钱芹道：“如此败将，适足玷辱王师，断不再用。”立命装入囚车，俟明晨解阙正法。

当夜钱芹与铁元帅定了计策，随请开山、如海至中军帐密语道：“我今要如此如此，未审二位将军意下若何？”开山道：“有失军机，理应正法，今反令小将等立功，乃意外万幸也。”于是密令心腹小卒，到战场上取两颗雄壮的首级，悬之高竿，榜曰：“败将示众。”又令孙翦带了葛纘、谢勇，扮作家丁，觑个方便，前去诈降，只看天寒河冻，浮桥火起，就在燕军中乘机取事，若外面杀进来时，便为内应。铁元帅道：“何不赚彼来劫寨，然后烧断浮桥，绝其归路，使他片甲不返？”钱芹道：“更好。但恐河冻未坚，难以期日。”铁元帅道：“是日以鸟枪打营后大树顶老鸦为号，何如？”钱芹道：“这个暗号，可谓神鬼莫测。孙将军诱他劫寨时，须为彼引导，但留葛、谢二将军在彼营中照应便了。”一面令人互相传说：郭、愈二将，因在囚车内辱骂军师，以致枭首。一面进兵，相距敌人二十里下寨。又令人四布讹言，说军师因怒得病，两日好生利害。乃按兵不动，坚壁以守。燕将日来搦战，总置不采，任他百般辱骂，亦若罔闻。



诸将都要进击营垒，谭忠心下怀疑未决。忽于是夜，伏路小卒拿解三个人来，一个将官模样，两个像是仆从。谭忠喝问：“你有多大胆子，敢来做细作？”孙翦道：“我是济南有名的大将，叫做孙翦，怎来做细作？前日我们两个先锋败走，后来接应厮杀的就是我。如今先锋首级枭示营门，幸得我的头还在，所以黑夜冒昧来此。”随顾谓二仆：“我说的不信的，到不如大家死了的好。”谭忠道：“你且说来。哄得别人，哄不得我。”孙翦道：“不过死得不值钱，所以逃命，还哄谁哩？我与都督说，两个先锋与我，总算失机，同在囚车之内，原不敢杀我们，要解济南的。只为郭、愈二人怨望，伤触了那军师，以致激怒斩首。军师就气出病来。有人说我也曾背骂军师，正是气上加气，也要杀我。亏这两个心腹家丁，开了囚车同逃来的。如今没路可去了，倘都督不容，我等就死于此处，尚可免枭首极刑。”谭忠了这些话头，与两日打听的不差半点，由不得不信，就请来坐了，问：“汝父亲为谁？”孙翦道：“是孙泰，不过阵亡的，并非殉难。”又问：“你因何在妖寇处做了将官？”应道：“就是这两个先锋，他父亲都封侯爵，因今上不许他二人承袭，心上恨不过，连我也被他二人纠合来了。如今只落枭得好首级。我乃是一时愚昧，比不得他们有仇有忿的。”谭忠大喜，随问：“那军师多少年纪？病得怎么样？”应道：“已有六旬，这病有些不稳，目今天气严寒，只怕要退兵了。”谭忠道：“既如此，我选将去追杀他。”孙翦道：“他若退兵，必有埋伏，不可造次。莫若出其不意。黑夜杀他个片甲不返。小将情愿当先引路。”谭忠道：“几时可去？”应道：“只要每日辱骂，自然病上加病，方可一战了当他。”



谭忠遂待孙翦以上宾，孙翦也就领着燕兵，到阵前唾骂道：“贼军师，敢出来与我战三合么？”铁芹凭高一望，孙翦指着又骂，只见军师望后便倒。不期营后树上老鸦大噪起来，随有军士打了一枪，群鸦盘旋于营上，只片刻，四散飞去。谭忠握孙翦之臂笑道：“此乃寇灭之兆，我今夜即发兵，克成大勋，当与将军共之。”于是命酒与孙翦及诸将共饮。起更之后，即发军令，刘保与华聚领马兵三千为前队，自与孙翦、阎细狼领马步五千为后应，令张黑胖驴紧守后营。孙翦给之道：“睢水已冻，恐怕贼人偷渡，莫若紧守前营，方能截他来路。”谭忠道：“说得是。”随问：“你带来两个人，有些材技没有？”孙翦指着葛纘道：“这是识几个字，为我记帐的。”指着谢勇道：“他是个厨人，给我烹炮的。我有两个有些武艺的，因要解京，都被他们禁住了，哪个能到囚车跟前来放我呢？”谭忠越发深信不疑，就着黑胖驴随从过河，严守前营。

时甫二更，刘保、华聚点兵先行，孙翦又请道：“小将初到无功，愿为前驱。”谭忠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同你与华聚在先，命刘保与阎细狼在后便了。”这总是孙翦要赚他入营，好结果他性命的意思。三更前后，已到王师营门，静悄悄寂无人声。众军呐一声喊，砍寨直入，恰是个空的。谭忠亟叫：“中了贼计。”孙翦在后心一枪刺去，也是命不该死，正有管蠡的林守备，在黑地里撞过来，中着他左肋而死。华聚挥军亟退时，四围伏兵尽起，火把无数，杀入寨来，大叫：“不要放走了谭忠！”吓得魂飞魄丧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看看手下将士，杀得七零八落。刘阎二人知主将被围在寨内，拼命冲杀进来，谭忠、华聚乘势杀出，背后孙翦大喊：



“谭贼，你待往哪里走？”阎细狼咬牙切齿，舞刀来战，尚未交手，被庄次躡侧首赶到，大喝一声，挥为两段。

谭忠乘空脱身，亟寻旧路，但见跨河五座浮桥上，烈焰冲天，却是铁元帅预先伏兵烧断，分头去劫他前后大营。营内葛纘、谢勇，在粮草堆内，也放起火来，照得四野通红。金鼓之声，震动天地。此时谭忠无路可逃，仰天叹曰：“中了他调虎出林之计。”随欲拔剑自刎，一小武弁亟止住道：“都督不用短见，此地岸高，马不能下，向北四五里，有沙滩可渡，我们疾去救应大营，尚未为迟。”谭忠随命引路去时，有数丈余沙岸，绝不陡峻，遂策马而下，渡过坚冰，没命的跑到大营。遥见火光中，总是济南王师旗帜，一将横担着开山大斧，当前拦住道：“谭贼认得我郭先锋么？”谭忠方悟枭首也是假的，随顾左右道：“斩不得他，如何脱身？”华聚应声当先交战，谭忠、刘保夺路过去，后面孙翦、庄次躡追兵已到，华聚不够数骑，四面皆敌，为孙翦部下乱枪刺死。再向前追，谭忠去得远了，乃收军而回。时天已大明，两岸上及冰内败残燕兵，没了主将，抱头鼠窜，无处逃生。铁元帅竖起招降旗来，皆纷纷投拜。

此一回也，铁元帅分拨宋义、余庆，各领兵一千，埋伏寨之左右，庄次躡领兵五百，伏于营之后面，俟谭忠来，同时齐发。铁元帅自领精兵二千，反去袭他睢水前营，俞如海领步兵五百，各负草束，分烧五座浮桥。火一起发，即回身砍入敌人前营之背，前后夹攻，使他首尾不顾。郭开山领步兵一千五百，去劫敌人后营，自有葛纘、谢勇在内接应，劫破贼营即便多立旗帜，以防贼人回兵来袭。其追逐谭忠者，止孙翦、庄次躡二将，若宋义、余庆，仍掣兵接应元帅。兵



马无多，用得神妙，破了燕师夹河两处大寨，斩了数员名将，成此大功，在钱芹可谓得伸当日勤王之志矣。燕兵十分之中，到有一半全被杀伤，与堕崖陷冰而死，其降者又有三分，随从谭忠及自逃去者，不足二千之数。

当下铁元帅与钱芹升坐中军帐，诸将士多来请功，献上诸将首级，共十余颗。唯俞如海活擒了张黑胖驴，分辨道：“我有老母在彼，乞饶狗命。”铁元帅道：“若然，你是孝子，可学王祥卧冰罢。”令剥去衣甲，裸体投于冰上，复曳上岸，五番而死。随拔寨前进。军士报后有敌兵，不知何处来的，铁元帅等皆吃一惊。下回便见。



第六十七回

一客诛都阍藩司 片刻取中州大郡

铁元帅登高阜一望，见有千余军星驰电掣而来，系王师旗号，乃是参赞军机监察御史沈宁闻，奉了军师严令，赍到秘计一函。先是铁元帅因燕兵夹睢水立寨，曾图其营制送上军师请示，今已破了敌人，秘函后到。不知军师主见却是怎样，拆开看时，有十二句云：

坚冰可走，浮桥可烧，两岸设伏，齐攻并倒。
春正六日，方进陈留，上元分兵，会合豫州。笔举大纲，舌陈条目，三人心知，其余弗告。

铁鼎以示钱芹道：“军师料敌于千里之外，与此处所行不爽毫厘，非神明而何”我等且休息军马，过了残冬，然后进兵。但书内说舌陈条目，幸唯剖示。”浓珂应道：“军师再嘱，直到临期方说。”于是不复再问。

然作书者且先敷衍明白，方免看书者之猜疑。即如绰燕



儿差他潜入开封府作何事干？是要乘上元放灯之夜，刺杀布政司与都司。俗语云：蛇无头而不行。二人为文武之领袖，先杀了他们，一时军民无主，方可袭取城池。请问：这是绰燕儿所优为之事，那一夜不可行刺，直须待至上元呢？要知道汴京三面环河，黄流汛险，若敌人拒住，即使有舟难渡，何况无舟？若到严冬冻合之时，冰面上有了狐迹，来往的人就在冰面行走，即车马亦可驰骤。但河冻之后，彼必更加严备，所以吕军师顿兵于亳、颍之间。从来黄河解冻，须俟二月。然一交立春，阳气从地而发，虽冻易拆，无人敢走。那年隆冬气温，立春在正月十五日。阴阳相乘之理，冬温则春寒，而中土人民，泥成定见，于元旦之后，即不敢在河冰上行走，则守御亦必疏忽。所以待至上元者，以待立春也。如此，则绰燕儿可以乘上元之夜行刺，吕军师可以乘立春之日渡河，正所谓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也。

如今且说谭忠被铁元帅杀得大败逃窜，连夜走至仪封，见城圯难守，退保陈留。收拾了败残军兵，又向徐安处调取三千，不敢下寨，但紧守城池，扼住要路。铁元帅于建文十六年春正月有六日，悉遵军师密令，发兵前进，不攻仪封，直抵陈留界内。安营已毕，沈宁闻谓元帅曰：“明日初十，军师令点二千人马，往莘城地方围猎。”钱芹问：“此是何意？”宁闻曰：“我亦不解。”铁鼎道：“自然日后才知。”遂点孙翦、郭开山、葛纘、庄次躡同行。将士皆扬扬得志，拿了好些雉鸡獾兔之类，至晚而回。

十一日，沈宁闻又述军师将令，挑选猛将一员，前往索战，不胜者斩。铁鼎问谁敢去，庄次躡应声愿往。问领兵若干，宁闻曰：“有令只许三百名。”次日即点三百善射手，摇



旗呐喊，径造城下，大声喝问：“敢战者速来纳命，怕纳命者速来跪降。”众军齐和一声，城上只当不听得。随又喝问三次，总无人应。次躡令军士们且下马藉地而坐，手带着偏纒，口唱着边调，大家当作耍子。刘保望见，忿忿不平道：“我们太被贼人看轻了。”谭忠道：“汝有所不知。彼利于速战，我利于固守，廉颇之拒秦，司马懿之拒蜀，皆用此着。凭他怎样，只是不战，看个机会别有妙策。”刘保含愠无言。部下一游击满夸，稍有武艺，向前声喏声：“小将不才，敢立斩贼人之首，献于麾下。”刘保道：“是好汉子。”谭忠气得目瞪口呆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若不胜怎样。”应道：“甘当军令。”刘保道：“他是个偏将，胜亦不足为荣，败亦不足为辱，也与他三百军去便了。”谭忠道：“你说的恁话！一人胜败，关系全军。”命押下军令状来，满游击欣然投递了，也点的三百善射手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一声炮响，如烈风卷雾般冲杀过去。次躡见了，不慌不忙，跳上了马，一字摆开，喝问：“要比武试艺，还是混战？”满夸勒马大喝道：“料你这个草寇，焉敢与我比武？”次躡更不答应，掣手中画戟，直抢过去，满夸便舞枪迎敌，一来一往，一左一右，战有十余合。满夸料不能胜，霍地勒转马，掣弓扣箭，方在扭身背射，早被次躡纵马勒甲绦，提将来掷于地下，被众军士活捉去，解至营门。铁元帅问了姓名，大笑道：“大约满嘴自夸之人，都是这样东西。”令割了鼻子，放他回去。

谭忠在城上看得分明，骂道：“这班辱国之奴，死有余辜。”那三百善射手，也不发一矢，皆自逃回。谭忠忿忿的回到帅府，忽报满游击回来了，谭忠疑他降了来赚城池，问：“带有兵士么？”应道：“不但没有兵，连他自家的鼻子



都没有了。”谭忠大怒，即令在城外斩讫，献首辕门。次日辰刻，又报有敌人索战，谭忠下令：以后再言战者斩。自己亲上城楼看时，又是一将。但见：

威风赳赳，气格昂昂。袭来官职，本是武安侯；吐出忠肝，方知将家子。横担着开山钺斧，舞动如风，斜坐着蹈海神龙，奔来若电。这里哈哈大笑，手指着城上好个绒男子；那边默默无言，心怕的城下恼了莽将军。

原来这员大将，是武安侯郭英之子，名唤开山，就是第一阵冲过前锋的。谭忠前日见他勇猛，指挥数十员战将厮并他，今犹依稀识他容貌，如何不怕。也是奉着军师将令来索战，直到午后，见无人揪采，方回去缴令。

十三日，沈宁闻道：“今只用个牙将，带领军士到城下去辱骂他一场。”谭忠眼睁睁在女墙边，听他指名叫姓，百般秽骂，不但不敢出战，亦不敢回答半句。十四日又骂，亦复如是。沈宁闻道：“今夕要悬挂彩灯，大享将士。”铁元帅道：“是了。故意要赚他劫寨，少不得预为设伏。”宁闻道：“军师不教设伏，只教痛饮。”钱芹道：“倘或敌人骤然而来，如何抵当？”宁闻道：“军师将令如此。”铁元帅遂把军中所有的诸色彩灯，新的旧的，都悬挂起来，大开筵宴。宁闻道：“军师令元帅居左，钱先生在右，皆南向，小子夹杂在两行将士中间。”铁鼎等不敢违拗，只得坐了。那些将佐皆戎装就席，各令小军持了自己兵器，站立在后。宁闻道：“大错大错，军师严令，都要卸了甲冑，易了便服，不带寸



铁，着实开怀畅饮。并许军士各去吃酒。”于是大吹大擂，投壶射覆，互相角胜，至二更方歇。

天未明时，沈珂已起，到中军向铁元帅道：“军师推算天文，今日上元卯刻，雾气成阴，亭午微雨，黄昏略晴，到子时，则云散天空，月光如昼。”钱芹出帐观看。果然大雾。宁闻道：“元帅可选一千六百名猛士，上将四员，带了干粮，前去莘城行围，随后我领军来，别有话说。”铁鼎随点了郭开山、俞如海、孙翦、庄次躄，带了兵马，从大雾中悄然去了。有顷，雾气不收，化作蒙蒙微雨。沈宁闻领着数百人，也到莘城围猎。至晚，宁闻述军师令道：“此去开封东门，不过八十里，元帅可领原来兵马，不带金鼓，不挟旗帜，轻枪快马，限在子时会军师于东门。我回去尚有妙计。”附耳与铁鼎说了。正是：

将军不下马，各自有前程。

宁闻回到营中，又复张灯设宴。先密谕诸将士道：“军师令酌量饮酒，每爵以三分为率，微酣而止。”又向钱芹道：“军师有言，贼人必来观望，令小子暂充元帅，屈先生于二座。”于是众将皆欣然入席，喧呼快畅，与连夜无异。酒兴将阑，沈珂密传号令：“令诸将佐分兵四下埋伏，以待贼人劫寨。”钱芹方悟军师妙用。那谭忠原连夜差细作探过，到这时候，忍不住竟来劫寨，堕入彀中，其败亡按下。

且说吕军师是日正在颍州发兵，去袭开封府，点的三千铁骑，反挑去了魁梧大汉，止用猿臂狼腰，瘦小身材者五百余名，都换了软绵战甲，各止带钩镰长戟一柄。大将刘超、



阿蛮儿，曾彪、宾铁儿亦只用手中军器，一切弓箭佩刀，悉行卸去。军师下令曰：“此去开封不及三百里，我当亲自统率，限亥刻渡河。其余铁骑，着姚襄率领，限十六日辰刻到城。”于是衔枚疾走，风卷云飞，戌时三刻，已至通、许地方。

那时绰燕儿正在都司内堂梁上伏着，要刺徐安，两行有好些带刀兵卒侍立，不能下手。看他夜膳完了，又要去巡城，燕儿暗暗着忙，思想杀他容易，但自己也要被他剁作肉泥，岂不误了大事。正难处画，忽徐安叫小厮点灯，要上东厕。燕儿已曾几次察看路径，知箭道侧首有个涵圃，收拾得洁净，料定到那边，见这班军士出堂伺候去了，他就溜烟径到厕中门角后伏着。听得脚步来了，徐安叫小厮：“你将灯在外头照罢。”一脚跨入门限，燕儿从暗中迎心刺去，刀刃直透于背，只大叫得一声，呜呼哀哉了。那小厮吓得倒在地下，灯笼撩在一边。绰燕儿劈头提起，同着徐安死尸，一并擗入粪池内。

跑到墙根边，飞身跳过，从小路上亟亟穿到藩司署内，前堂后堂，东厅西厅，书房卧室，幽轩邃阁之中，寻了个遍，不见蹇风子的影儿。若因公事他出，则又重门封锁，静悄悄寂无人声，不像个官府在外面的。猛想起他书阁之东，有个小院，院内有座二破三的小厅，其旁又有个团瓢样的秘室，向来是空锁着的，只除非在那边。疾忙去看时，双扉虚掩，兽环上锁已开了。逾垣进去，依旧空空如也。燕儿忖度时限将届，怎样去缴令？急得没法起来，左看右看，难道这厮知道要杀他，藏在团瓢内不成？那瓢周回滚圆，其顶有如馒头，纯用城砖与石灰筑成的，向小厅西壁，接着二尺宽的



夹巷，上面也用砖儿砌密，通着厅壁，有扇小小的铁梨木车垣门儿，嵌在壁内，就是猪八戒九齿钉钯，也筑不开，孙行者变了蠅蝶，也没个孔儿飞进去。燕儿伏在壁门间，耐心听了半晌，微闻得内里有妇人嘻笑之声，他就恍然道：“原来是这风子与他老婆勾当的窝儿。”在身边取出火种，上下一照，见有片小铜板，挂在门上，带着个小槌子，心猜是个暗号，就右手掣了利刃，左手取小槌儿，连敲三下，刮喇一响，壁门开处，有个妇人出来，问是谁敲点，燕儿劈面剝倒，大踏步赶进，蹇风子正在醉公椅上，与女人酣战，左右两个小丫鬟，各掌一盏红灯照着。猛见雪亮的刀光，陡吃一惊，慌忙跪下说：“好汉不要动手，金银珠宝，赁你要多少。”声犹未绝，头已落地。那醉公椅上的美人，方在心晕神迷，顿然吓醒，身体还是酥的，一堆儿蹲在椅子跟前，只说得一句：“饶了我的性命罢。”燕儿不分好歹，匕首到处，挖擦一声，已透心窝。两个丫鬟都倒在地下发抖。

燕儿觉着脚心上热腾腾蒸将起来，方知是个地炕，旁边两个狮头小铜炉，一边暖着羊羔美酒，一边煨着参汤。就把银壶提来，汨都都吃个尽兴。看三个死尸时，却又奇怪，周身衣服，用的细软绉绸，装些丝绵，照着身材尺寸做来，紧紧裹着，袄连着裤，裤连着袜，上下浑成，与绰燕儿穿的些微不错。就是裤前男儿开个圆洞，挺出阳具，女人开个梭样的缝儿，刚刚显出阴户。燕儿笑道：“这个风太守，一定也是做贼出身。”一张紫檀木圆桌上，有好些珍奇肴品，也不及尝尝滋味，拽起脚步往外便走。跳过了后墙，城内街道，都是久经走熟的，拐弯抹角，向东北而走。有条小弄内，一人撞出喝道：“这厮是贼。”燕儿应声道：“好贼。”匕首已入

